

平江不肖生 著

侠义英雄传

传

下

平江不肖生

现代武侠小说的奠基者

以江湖与武林的迷幻离奇

开启了和旧的侠客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目

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重要的思想

都是从平江不肖生这里开始的……

岳麓书社



平江不肖生 著

侠义英雄

传

下

平江不肖生，

现代武侠小说的奠基者，

以江湖与武林的迷幻离奇，

开启了和旧的侠客传奇大为不同的一副新面目。

现代武侠小说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重要的思想，

都是从平江不肖生这里开始的……

岳麓书社



目录

目
录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七回
第六十八回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方公子一怒拆鸳鸯
假殷勤魏季深骗友
霍元甲谈艺鄙西人
李禄宾两番斗恶道
朱伯益演说奇异人
显法术纸人扛剪刀
霍元甲助友遭呵斥
救师傅刘公败和尚
陈长策闲游遇奇士
推牌九彭庶白显能
霍元甲三打东海赵
霍元甲表演迷踪艺
班诺威假设欢迎筵
蓬莱僧报德收徒弟
奇病症求治遇良医
谭曼伯卖友报私嫌
进医院元甲种死因
胡丽珠随父亲访友
张文达巧遇阔大少
龙在田仗机智脱险
失衣服张文达丢脸
逢敌手王国桢退赃
打擂台教师大败阵

卜小姐初次探图囿
真悲愤余伯华触墙
孙福全数言惊恶道
孙福全初次遇奇人
陈乐天练习飞行术
比武势倭奴跌筋斗
彭庶白把酒论英雄
抢草堆铜人平纠纷
王老太哭祷得良医
摆擂台农劲荪演说
王小乙夜斗翠花刘
柳惕安力救夜行人
黄石屏初试金针术
医院院长求学访名师
恶挑夫欺人遭毒手
黄石屏劫牢救志士
买劣牛起凤显神力
张文达替徒弟报仇
金芙蓉独喜伟丈夫
王国桢弄玄虚迷人
访强盗龙在田出头
报小仇张文达摆擂
显神力英雄遭暗算

〇〇一
〇一五
〇二七
〇三九
〇五一
〇六五
〇八一
〇九六
一〇八
一二八
一四二
一五八
一七八
二〇〇
二二一
二四三
二六四
二八五
三〇四
三二四
三三八
三五六
三七〇





第五十三回

方公子一怒拆鸳鸯 卜小姐初次探园

话说农劲荪见霍元甲问去看余伯华怎样了的话，即长叹了一口气，依余伯华这回事看来，确是有些儿道理。

余伯华原籍是安徽六安州的人，家业虽不甚富裕，然他家世代书香，也算是六安州的望族。他本人没有同胞兄弟，堂兄虽有几个，只因分析多年了，名为兄弟，实际各不相顾。堂兄弟之中，有两三个处境还好，只他一个人最穷，也只他一个人面貌生得最漂亮，性情生得最温和，天资不待说也是最聪悟，少时际遇倒好，被一个远房族叔赏识了他。这族叔在京里做京官，嫌六安地方没有甚高明俊伟的师友，恐怕误了余伯华这般好资质，情愿受些损失，将余伯华带到北京来，留在自己身边，教了几年文学，就送进译学馆读书。余伯华天资既好，又肯用功，毕业时的成绩，比一般同学的都好，毕业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差，年龄还不过二十六岁。当日在六安州的时候，他的堂兄弟，比他年长的不待说，多已娶妻生子，就是比他年轻的，也都订好了亲事。惟他因家业不富，无人过问，此时从译学馆毕了业，又得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差事，都知道他前程未可限量，同乡同事中托人向他族叔说媒，要将女儿或妹子许配给他的，不计其数。他族叔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人，知道婚姻大事，须得由他本人作主，由家长代办的最不妥当，一概回绝，教说媒的去与伯华本人交涉。谁知余伯华眼高于顶，打听这些来说媒的女子，不是姿色平常，就是毫无知识，多不堪与伯华这种新人物匹配，一个一个的都被拒绝了，弄得那些同乡同事的人，没一个不说余伯华这样挑精选肥，东不成，西不就，看他将来配一个怎样天仙



似的人物。余伯华也不顾人家议论，存心非得称心如意的眷属，宁可鳏居一世。

那时恰好天津报纸上，登出了一条中国从来没有的征婚广告。有一个原籍美国的女子，年龄十七岁了，几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父亲到中国来，十多年不曾回国。他父亲是个海军少将，死在中国，留下这一个未成年的女公子，遗产倒很丰富，约莫有二三百万，遗嘱将所有的财产，一股脑儿传给这个女公子。这女公子虽是美国人，然因出国的时候太小，对于他本国的情形都不知道，加以在中国住成了习惯，不情愿回本国去。只因自己是个年轻女子，管理这许多财产，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招一个合式的丈夫来家，帮同管理，精神上也可以增加许多愉快。登报征婚的事，在中国自是希奇，在外国却甚平常。他登出来征婚的条件，并不苛细：第一，年龄只要在三岁以内的；第二，学问只要能通中、英两国语言文字的；第三，体格只要五官端正，无疾病及无嗜好的。应征的以中国人为限，但不限省份。这三种资格，中国人有当选希望的自是车载斗量。她虽没有入中国籍，然她的姓名，多年就学中国人的样，姓卜名姐丽，广告上也就把这姓名登了出来。自从这广告登出后，一般年龄在三十岁以内、略懂英文的未婚男子，纷纷投函寄像片去应征。卜姐丽拣那容貌整齐、文理清顺的，复函约期一一面试。整整的忙了两个月，面试了四五百人，简直没有一个当意的，因为卜姐丽本人实在生的太美，看得那一般应征的不是粗俗不入眼，就是寒酸不堪，没有能与她理想中人物合恰的。

这时也有人和余伯华开玩笑的说道：“你选不着合意的老婆，这卜姐丽就选不着合式的老公，这倒是天生的一对好配偶。你何不好好的写一封信，和像片一同寄去，碰碰机缘呢？”余伯华笑道：“我选老婆若只是为家财，到此刻只怕是儿子都养了。卜姐丽仗着几百万财产，只要人家给像片他看，她就不拿像片给人家看，她若看中了我，愿意要我做她的丈夫，但是我和她见面的时候，若因她生得不好，不愿意要我做我的老婆，那时却怎么办呢？”毕竟不肯去应征。也是天缘凑巧，余伯华正在这时候，奉了他上司的派遣到天津来。他本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员，多是与外人接近的职务，一次在美国人家中，偶然遇见一个西洋



少女，余伯华见这少女生得美丽绝伦，不但是他生平不曾见过，并且是他理想中所不曾有过的美人。向那美国人打听，才知道这少女就是登报征婚的卜姐丽。他不由得心里想道：我只道卜姐丽不过富有财产，姿色必很平常，不然何以没资格好的少年去向她求婚，要她自己出名登报来征婚呢？我因存着这种思想，所以任凭她登报，任凭朋友劝诱，只是不愿意投函寄像片去，不料我这理想竟是大错了。她既生得这般艳丽，我能与她成夫妇，岂非幸福？何不写一封信与像片同时寄去，看是如何？真是千里姻缘似线牵，他见了卜姐丽，满心欢喜；卜姐丽见了，也是相见恨晚。既是两下都情愿，而两下又都没有障碍，自然容易配成眷属。

他两人成为夫妇之后，卜姐丽因不愿丈夫离开，教余伯华把差事辞了，一心安闲的过那十分甜蜜的日月。卜家原有极华丽的钢丝轮马车，余伯华还嫌那车是平常人坐的，若是夫妻同坐尚有许多不便的所在，由他自出心裁，定制了一辆，用两匹一般高大、一般毛色的亚刺伯高头骏马。寻常西洋人所用驾驶马车的多是中国人，头戴红缨大帽，身着红滚边的马车夫制服。余伯华觉得这种办法，是西洋人有意侮辱中国的官吏，因红缨大帽是做官人戴的，制服是模仿开气袍形式做的。所以，他的马车夫花重价雇两个年轻生得漂亮的西洋人充当，用西洋贵族马车夫的制服。就是家中守门的，以及供驱使的男女雇役，也都是西人。

卜小姐极爱余伯华，无论大小的事，都听凭余伯华的意思办理，丝毫不忍拂逆。每日夫妻两个，必盛装艳服的，同坐了那特制的马车，出门寻种种快乐。卜姐丽从小欢喜在海岸上散步，余伯华每日必陪伴她到海岸闲行片时。天津的中、西人士，看了他们这样一对美满夫妻，无不在背地里叹为人仙中人。由是因羡慕而变为妒嫉，这一般人的妒嫉之心一起，余伯华夫妇的厄运便临头了。

最使一般人看了两眼发红的，就是卜姐丽拥有的数百万财产，都存心欺她年轻容易对付，无人不想沾染几个上腰包，写危言恫吓的信来，向卜姐丽借钱的，中外人都有。卜姐丽年轻胆小，接了这类书信，真吓的不知所措。无奈余伯华生性强项，说：“这是诈索的行为，无论中国法律与外国法律，都是不许可的。若凭这一纸恐吓的书信，就害怕起



来，真个送钱给他们，此端一开，你我此后还有安静的日月吗？只有置之不理，看他们有什么办法！”卜姐丽道：“他们信中多说了，如果我过了他的限期，没有回信给他们，他们自有最后的手段施行出来。我想他们所谓最后的手段，必是乘我们出外的时候，用危险品与我们拚命。他们都是些下等动物，不值钱的性命，算不了什么要紧的东西，我们如何值得与他们拚呢？”余伯华摇头道：“不然，人虽有贫富贵贱等阶级的分别，然自己的性命，自己看得要紧，不肯胡乱牺牲，是不论贫富贵贱的人都是一般的。他们尽管写信来吓我们。也不过是这么吓吓罢了。恐吓得生了效力，真个得了钱，他们自是心满意足，就是不生效力，他们也受不到损失。所谓最后手段的拚命，是要他们先自决心，拚着自己不要性命，方能施行的。试问他们拚性命来对付我们，即算如愿相偿，将我们的性命断送了，究竟于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并且他们与我两人无冤无仇，何苦拚着性命来干这种损人害己的事呢？”卜姐丽道：“话虽如此。我总觉得这些写信的人，是和强盗一般可怕的危险人物。若照你所持的理由说来，世间应该没有杀人放火的强盗了。”余伯华道：“你所见也是，不过我们只可设法防范他们的最后手段，不能应允他们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不应允倒罢了，应允了甲，就得应允乙，丙、丁来信，又得援例，将不胜其扰，非到财产散尽不止！”

卜姐丽点头问道：“他们最后的手段，究竟如何施行，信上不曾说出来，你、我不得而知，或者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我们怎生防范呢？”余伯华道：“不问他们各人准备的是什么手段，要而言之，不外侵害我两人身上的安全，我两人只从保护身体安全上着想就得了。”卜姐丽道：“我家的房产、器具以及装饰品，都早已保了火险，只可恨女子不能保生命险，快点儿替你去保生命险好么？”余伯华笑道：“保寿险不过为死后得赔偿，与我们此刻保护身体上安全的目的绝不相涉。”卜姐丽也不觉笑起来道：“我真转错念头了，你以为怎样才可以保全呢？”余伯华道：“我有方法，多雇几名有勇力有胆量的人，日夜分班在家中保护，不问谁人来拜会，我须教来人在门外等着，将名片传进来，你我许可会见，方引到客厅里坐着，你我再从屏风后窥看，确是可会的人，便出面相见。就在主客谈话的时候，雇来的勇士也不妨在左近卫护。你



我没有要紧事，总以少出门为好，必不得已要出去时，至少也得带四个勇士，跟随左右护卫。是这么办法，我们花的钱有限，料想他们的最后手段，决不能实施出来。”卜姐丽道：“这样一来，我们的居处行动都不能自由了，有财产的应该享受快乐，似这般倒是受苦了。”余伯华道：“似这般朝夕防范，本来精神上不免感觉许多不自由的痛苦，不过我打算且是这么防范些时，看外面的风声怎样。那些写信的东西，没有旁的举动做出来便罢，若再有其他诈索方法使出来，你我何不离开天津，或去上海，或去香港呢？你我既离了此地，看他们还有什么方法使出来？”卜姐丽道：“我却早已想到离开天津这一着了，无奈此地的产业，没有妥当人可以交其经管。”余伯华道：“好在此时还用不着这么办，到了必须走开的时候，找人经管产业，决非难事。”

他两夫妻商议妥当了，余伯华就找着同乡的，物色了八个会武艺的年轻人，充当卫士，不理睬那些写信的人。那一般妒嫉他夫妻的中、西无赖，见恐吓信不发生效力，最后手段又因他夫妻防范严密，不能实行，一时也就想不出对付的方法。本来已经可望暂时相安无事了，这也怪余伯华自己不好，得意忘形，那一种骄蹇的样子，不用说妒嫉他们的人看不上眼，就是绝不相干的人见了，也都觉得他骄奢过分。偏巧他有一次在堂子里玩耍，无意中开罪了现在直隶总督的方大公子。方大公子当时就向自己左右的人说道：“余家这小子，太轻狂得不像样儿了，下次他若再敢这么无礼，真得揍他一顿。”方大公子左右的人当中，就有三四个是曾向卜姐丽求婚的，妒嫉余伯华的心思，也不减于那些写恐吓信的人，此时听了方大公子的话，正合他们的意思。他们终年伴着方大公子，知道方大公子性格是服软不服硬的，其中有一个最阴毒险狠的清客，便微笑了一笑说道：“大爷要揍旁人都容易，余家这小子的靠山来头太大，这是非不惹上身的好多了。”方大公子一听这话，果然气得圆睁两眼喝问道：“那小子有什么靠山，来头如何大？”那清客又做出自悔失言的样子说道：“大爷不要生气，晚生因为常见老师每遇与外国人有关连的案子，总是兢兢业业的，惟恐外国人不肯罢休，宁可使自己人受些委屈，只求外国人不来吵闹。余家这小子，本人有什么来头，大爷便是要弄死他，也和捏死只苍蝇相似，真是胖子的裤带，全不打紧，不



过他老婆卜姐丽是个美国人，又有数百万财产，那东西是不大好惹的。余家这小子有这般靠山，所以晚生说这场是非不惹的好。”

方大公子冷笑道：“你只当我不知道卜姐丽是余伯华的老婆么，只要是外国人就可以吓倒我么？老实说给你听吧：像卜姐丽这样外国人，除了多几个钱而外，其能力不但比不上久在中国的外国人，并比不上稍有名头的中国绅士。不是我说夸口的话，我教余伯华怎样，余伯华不敢不怎样！”

那清客做出怀疑的神气说道：“论大爷的地位，要对付这小子本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一时抓不着他的差头，也不大好下手。如果大爷真能使这小子栽一个跟斗，跳起来称快的倒是不少。大爷不知道这小子，自从姘上了卜姐丽，那种气焰熏天的样子，简直是炙手可热，在大爷跟前尚且敢那们无状，地位声势赶不上大爷的，哪里放在他眼里！大爷平日不大出外，没听得外面一般人的议论，凡是在天津卫的，不问中国人外国人，谁不是提到余伯华，就骂这小子轻狂得不成话！”

方大公子道：“你这话只怕说的太过火了。中国人骂他有之，外国人也骂他做什么？”那清客连忙辩道：“晚生怎敢在大爷面前乱说，实在还是外国人骂的厉害，这也有个道理在内。卜姐丽本是美国人，照例应该嫁给美国人，即不然，也应该嫁给欧洲各国的人。如今卜姐丽偏嫁给世界人最轻视的中国人，并将数百万财产，一股脑儿交给余伯华管理，听凭余伯华挥霍，外国人看了已是眼睛发红，而余伯华这东西，还存心恐怕卜姐丽受外国人引诱，限制卜姐丽，不许随意接见外国人，有许多平日与卜姐丽有交情、时相过从的外国人，余伯华一概禁绝来往。大爷试想那些外国人，如何能不骂余伯华？”

方大公子托地立起身来道：“既是如此情形，那些外国人为什么不想法子把他夫妻拆开呢？”那清客笑道：“晚生刚才不是说了一时抓不着他夫妻的差头，不好下手的话吗？那些外国人就抓不着他两人的差头，只好光起眼望着他们轻狂放肆。”方大公子低头想了一想道：“哪有抓不着差头的道理，自己没有这力量也罢了，古人说得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是犯不着无端多事，若不然，真不愁余伯华能逃出我的掌心。”



那清客巴不得方大公子出头，替他们这些求婚不遂的人出气，见大公子这么说，即趁势谄笑道：“怨不得许多外国人都佩服大爷是智多星，天津卫多多少少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法奈何的余伯华，大爷若果能显出一点手段来，外国人从此必更加佩服大爷了。大爷何不干一回大快人心的事，也可以显显威风呢！”方大公子是个好恭维的人，禁不起左右的人一恭维、二怂恿，即时高兴起来说道：“这算不了一回事，好在我横竖闲着没有事干，借这小子来寻寻开心也好，不过我因地位的关系，只能在暗中划策，不能显然出面，最好得找两个心恨余伯华和卜姐丽的美国人来，我当面指示他的办法，由他出面，再妥当也没有了。”那清客道：“心恨余伯华和卜姐丽的美国人，休说两个，就要二十个也不难立刻找来，这事包在晚生身上。”

不多一会，那清客就找了两个因做小本经纪流落在天津的美国人来，一个叫摩典，一个叫歇勒克。方大公子问两人道：“卜姐丽的父亲，你两人认识么？”摩典道：“不但认识，我并和他有点儿交情。在十四年前，我与他同船从亚美利加到中国来的。”方大公子点头道：“只要认识就行了。余伯华和卜姐丽成为夫妇，原不干你我的事，不过余伯华这小子，吃了这碗裙带子饭，太骄狂得不像样了，眼睛哪里还瞧得见人呢？我也因外边怨恨他两个的人太多了，不由我不出来使他栽一个跟斗。只是我仔细思量，卜姐丽拥有数百万财产，古人说得好：钱能通神，我们不打算惹他便罢，要惹他就得下毒手，把所有的门路都得堵煞，使他无论如何逃不出这圈套。叫你们两人来，用不着做旁的事，只以卜姐丽的亲属资格，出名具一个稟帖进到天津县，告余伯华骗奸未成年闺女，谋占财产，恳请天津县严办。你们是外国人，不通中国文字，稟词并不须你们动手，我吩咐师爷们办好了，交你们递进去。天津县张大老爷，我当面去对他说明底蕴，嘱托他照我的计策办理，照例传讯的时候，你两人尽管大着胆子上堂，一口咬定与卜姐丽父亲是至戚，又系至交，曾受她父亲托孤重寄，今见卜姐丽甘受奸人诱惑，不听劝告，不得不出面请求维护。张大老爷有我事先嘱托了，临时必不至向你们追究什么话，你们不可情虚胆怯。事成之后，多少总有些好处给你们，但是事要机密，万不能将到了我这里及我吩咐的话，去向外人漏一言半语。”



这种下流西洋人，比中国的下流人还来得卑鄙势利，能见到总督的公子谈话，已觉荣幸的了不得，总督公子吩咐的言语，哪敢违拗，当下诺诺连声应是。次日，这种控告余伯华的禀帖，果然由摩典、歇勒克二人递进天津县衙里去了。张某是新升任的天津县令，到任就想巴结方大公子，苦没有机会，这事一来，正是他巴结的机会到了，哪里还顾得什么天良？只等摩典、歇勒克的禀帖到了，立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打发八名干差，带了一纸张某的名片并一张拘票，飞奔到卜姐丽家里来，先拿出张某的名片，对守门的勇士说：“县里张大老爷有要紧的公事，须请余大少爷即时同到衙门去。”勇士照着话向余伯华传报，余伯华做梦也想不到有祸事临头，自以为无求于张某，他有事求我，应该先来拜我，我快要入美国籍做美国人了，他一个小小的知县，管不着我，不能凭一纸名片，请我去就去。想罢，觉得自己应该这么摆架子，随即挥手教勇士回复身体不快，正延了几个西医在家诊治，不能出门吹风。勇士自然不知道轻重，见主人吩咐这么回复，也就神气十足的出来，将名片交回差役，依余伯华的话说了。差役一则奉了上官的差使，胸有成竹，二则到这种大富人家办案，全仗来势凶猛，方可吓得出油水来。听了勇士的话，就冷笑道：“倒病得这般凑巧，我等奉命而来，非见了他本人的面，不敢回去销差。我们当面去请他，看他去也不去？”边说边冲进大门。勇士是余伯华派定专责守门的，连忙阻挡，差役也懒得多说，一抖手咣唧咣唧抖出一条铁链来，往勇士颈上便套。勇士虽受了余伯华的雇用，然决没有这胆量，敢帮着余伯华反抗官府，铁索一上颈，不但施不出勇力，且吓得浑身发抖起来，连向差役作揖哀求道：“不干我们的事。我们才到这里来，也不知道东家是干什么事的？”差役不作理会，留了两个在门口看守勇士，余六个冲到里面，也是勇士跳出来阻拦着，喝问：“哪里去？”众差役仍是一般的对付，抖出铁链来便锁。

余伯华正和卜姐丽在房中，议论张某拿名片来请的事，忽听外边喧闹之声，走出来看时，见勇士被锁着和牵猴子一样，也不由得吃了一惊，只得勉强镇定精神，上前问为什么事捉拿他们？众差役正是要喧闹得声达内室，使余伯华听了出来探看，便好动手捉拿。余伯华既落了这个圈套，走出来讯问理由，即有两个极粗鲁的差役，各出袖中铁链，同



时向余伯华颈上一套，并各人往前拖了一把，只拖得余伯华往前一栽，险些儿扑地跌了一交。余伯华也不是懦弱怕事的人，当向众差役说道：“我一不是江洋大盗，二不是谋反叛逆的人，你们是哪个衙门里派来的，我犯了什么罪？要传要拘，传应有传单，拘应有拘票，国家没有王法了吗？你们敢这般胡作非为！”一个差役听了余伯华的话，笑道：“啊呀，啊呀！请收起来吧！这样松香架子不搭也罢了，我们代你肉麻，我们若没有拘你的拘票在身边，就敢跑到这里来捉拿你吗？”余伯华道：“既有拘票，可拿出来给我看。”这差役道：“没有这般容易给你看的拘票，将你拘到我们上司面前，我们上司怪我们拘错了人，那时再给拘票你看也不迟。拘票是上司给我们做凭据的，不与你相干，走吧！自己值价些，不要在街上拖拖拉拉的不像样。”

此时卜姐丽已跟了出来，看了这种凶恶情形，知道这些差役也含了敲诈的意思在内，她虽是一个外国女子，倒很聪明识窍，当即上前陪笑对众差役道：“你们请坐下来休息休息，我们自知不曾犯罪，是不会逃走的。既是你们上司派你们来拘捕我家少爷，谅必不会有差错的。我也不问为什么事，也不要拘票看，到了你们上司那边，自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千错万错，来人不错。你们都是初次到我家来，我是这家的主人，也应略尽东道之意，不过此刻不是吃酒饭的时候，留下你们款待吧，又恐怕误了你们的公事，我这里送你们一点儿酒钱，请你们自去买一杯酒喝。”说着，回房取了一叠钞票出来，交给一个年纪略大些儿的差役道：“你们同来的几个大家分派吧。”

谁说钱不是好东西？卜姐丽的钱一拿出来，六个差役的一十二只狗眼睛，没一只不是圆鼓鼓的望在钞票上，就如火上浇了一瓢冷水，燎天气焰，登时挫熄下去了，脸上不知不觉的都换了笑容。伸手接钞票的差役，更是嘻着一张口说道：“这这这如何敢受，我只好替他们多谢卜小姐了！我们如今吃了这碗公门饭，一受了上司的差使，就身不由己了，此刻只请余大少爷同去走一遭，不然，我们不敢回去销差。”

卜小姐连连点头道：“自然同去，不但少爷去，我也得同去。”这差役道：“卜小姐用不着同去，敝上司只吩咐请余大少爷。”卜姐丽也不回答，只叫当差的吩咐马夫套车，见差役仍将铁链套在余伯华颈上，



不肯解下来，只得又塞了一叠钞票，方运动得把铁链撤下来了。但是铁链虽撤，六个差役还是看守要犯似的，包围在余伯华左右，寸步不肯离开。几个勇士都哀求释放，溜到无人之处藏躲着，不敢露面了。卜姐丽恐怕说中国话被差役听得，用英语对余伯华说道：“今日这番意外的祸事，必是那些向我两人诈索不遂的人，设成这种圈套来侮辱我们的，我们也毋须害怕。我们不作恶事，不犯国法，任凭人家谋害，看他们将我们两人怎生处治？我跟你一阵去，看是如何，我再去求我国的领事。我料中国官府，决不敢奈何你。”余伯华点头道：“我心中不惭愧，便不畏惧。天津县原是拿名片来请我的，我推辞不去，不能就说我是犯了罪。这些东西，居然敢如此放肆，我倒要去当面问问那姓张的，看他有什么话说？你是千金之体，不值得就这么去见他，你还是在等着，我料那姓张的不敢对我无礼。”

卜姐丽见余伯华阻拦她同去，也觉得自己夫妻不曾有过犯，不怕天津县有意外的举动，遂不固执要去。余伯华仍坐上自家的马车，由八名差役监守着到了天津县。依余伯华的意思，立刻就要见张知县，讯问见拘的理由，无奈张知县传出话来，被告余伯华着交待质所严加看管。这一句话传出来，哪里有余伯华分说的余地，简直和对待强盗一样，几个差役一齐动手，推的推，拉的拉，拥到一处。余伯华看是一所监牢，每一间牢房里，关着四五个、七八个不等钉了脚镣手铐的罪犯，因为都是木栅栏的牢门，从门外可看得见门内的情形，并且那些罪犯听有新犯人进来，一个个站近牢门向外边张看。余伯华此时心想，张知县传话是要交待质所的，大约待质所在监牢那边，所以得走这监牢门口经过，谁知拥到一间监牢门口，忽停步不走了，余伯华看这牢门是开着的，里面黑沉沉的，没有罪犯，正要问差役为什么送到这地方来，差役不待他开口，已伸手捏着他身上又整齐又华丽的衣服，拉了两下，厉声叱道：这房里不配穿这样漂亮的衣服，赶快剥下交给我，我替你好好的收藏起来，等到你出牢的时候，我再交还给你穿回去。”

余伯华听了又是羞惭，又是恼怒，只得忍气吞声的说道：“你们上头传话交待质所，你们怎敢将我送到这监牢里来？像这样无法无天还得！”那拉衣服差役不待他的话说完，揸开五指，就是一巴掌朝他脸



上打来，接着横眉怒目的骂道：“你这不睁眼的死囚，这不是待质所是什么？老子是无法无天，是了不得，你这死囚打算怎样？在外边由得你摆格搭架子，到了这里面，你的性命根子都操在老子手里，看你敢怎么样？好好的自己剥下来，免得老子动手。”余伯华生平虽不是养尊处优的人，然从小不曾受过人家的侮辱，像这种打骂，休说是世家子弟的余伯华受不了，就是下等粗人也不能堪，只是待回手打几下，又自觉是一个斯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动手决非众差役的对手，气起来恨不得一头就墙上撞死，然转念是这么死了，和死了一只狗相似，太不值得，并且害了卜姐丽终身受凄凉之苦，回手既不敢，自杀又不能，只得含垢忍辱，将身上的衣服剥下，攒在地下，禁不住伤心落泪，走进牢房就掩面而哭。众差役立在门外看了，一个个拍手大笑，将牢门反锁着去了。

余伯华虽明知是敲诈不遂的人挟嫌陷害，然猜不透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能与张知县串通舞弊的？满心想通一个消息给卜姐丽，好设法营救，无如看守的人不在门外，又不好意思高声呼唤，直等到夜深二更以后，才见门外有灯光闪烁和脚步声响亮，一会儿到了门口，余伯华借外面的灯光，看门口立了三个差役，用钥匙将栅栏门上的大铁锁开了。一个差役向牢里喊道：“余伯华出来！”余伯华走出牢门，两个差役分左右挽着胳膊往外走，弯弯曲曲的走到一个灯烛光明的花厅下面，看正中炕上，张知县便衣小帽的坐着，两个不认识的外国人立在旁边，由一个通事与张知县传话。挽左手的差役走上前报，余伯华提到了。张知县道：“叫到这里来！”余伯华听得分明，待自行走上去行礼，质问拘捕的理由，两个差役仿佛怕他逃跑了似的，不肯松手，仍捉着胳膊推上厅来，不由余伯华动手作揖，用膝盖在余伯华腿弯里使劲抵了一下，喝道：“还不跪下待怎样！”余伯华心想：我既落了他们的圈套，到了这地方还有怎么能力反抗，要跪下就跪下吧！但是，见两个差役仍紧紧贴身立着，忍不住说道：“我姓余的决不逃跑，请两位站开一点儿，也无妨碍！”

张知县即挥手教差役站开些，遂低头向余伯华道：“你是余伯华么？”余伯华道：“我自然是余伯华，请问公祖将我余伯华当强盗一般拿来，究竟余伯华犯了什么大罪？”张知县笑了一笑，晃着脑袋说道：



“本县不拿张三，不拿李四，独将你余伯华当强盗一般拿来，你自有应拿之罪。不待你问，本县也得说给你知道。你是哪里人，现在天津干什么事？”余伯华将自己身世和卜姐丽结婚的事，约略述了一遍。张知县道：“你知道卜姐丽的身家履历么？”余伯华道：“也约略知道一点儿。她母亲生她不到两岁，就在美国原籍去世了，三岁时即跟随她父亲到中国来，直到如今十四年，不曾回国去过。她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少将，在三年前死在天津。她孑然一身，没有亲属。”张知县道：“你知道她没有亲属么？你们结婚，是谁的媒妁，是谁的主婚人？”余伯华道：“确知她没有亲属。她因为没有亲属，又过惯了中国的生活，不愿与外国人结婚，所以只得登报征婚。”张知县冷笑道：“你自然说她没有亲属，不许多和亲属往来，你方好施行欺诈拐骗的举动。你既确知她没有亲属，如何又有她的亲属在本县这里控告你？”余伯华道：“谁是她的亲属？求公祖提来对质。”张知县随手指着两西人说道：“这不是卜姐丽的亲属，是谁的亲属？”余伯华一看摩典和歇勒克服装态度，便能断定是两个无职业的外国流氓，不由得气忿起来，当即用英语问两人道：“你们与卜姐丽有什么关系，怎么敢冒认是她的亲属？”

摩典现出极阴险的神气笑答道：“卜姐丽是美国人，我两人也是美国人，如何倒不是亲属？你一个中国人，倒可以算她的亲属？这理由我不懂得，请你说给我听！”余伯华道：“你两人既是卜姐丽的亲属，平日怎的不见你两人到卜姐丽家里来呢？”摩典仍嘻嘻的笑道：“这话你还问我么？你欺卜姐丽未曾成年，用种种诱惑她的手段，将她骗奸了，占据了她的财产，因防范我们亲属与她往来，把你的奸谋破坏，你特地雇些流氓打手来家，用强力禁阻亲属往来。我们就为你这种举动，比强盗还来得阴险，只得来县里求张大公祖作主，保护未成年的卜姐丽。”

余伯华一听这番比快刀还锋利的話，只气得填胸结舌，几乎昏倒，一时竟想不出理由充分的话，反驳摩典。张知县即放下脸来，厉声说道：“你知道美国的法律，未成年的女孩，是不能和人结婚的么？是没有财产管理权的么？你这东西好大的胆量，天津乃华洋杂处之地，由得你这么无法无天么？”余伯华道：“卜姐丽登报征婚，时历两个多月，这种中国从来没有的奇事，可以说得轰传全世界。投函应征的多到七八



百人，报上已载明了卜姐丽本人的年龄、籍贯，既是于美国法律有所妨碍，美国公使和领事都近在咫尺，当时何以听凭卜姐丽有这违法的行动，不加纠正？并且这两个自称卜姐丽亲属的人，那时到哪里去了，何以不拿美国的法律去阻止她征婚的行动？我与卜姐丽结婚，是光明正大的，并不曾瞒着人秘密行事，当结婚的时候，这两个人又到哪里去了，何以不见出头阻挡？结婚那日，中、西贺客数百人，其中美国籍的贺客占十分之四，就是驻天津的前任美国领事佳乐尔也在座，如果于法律上有问题，那十分之四的贺客，也应该有出面纠正的，如今结婚已将近一年了，还是研究美国法律的时候吗？大公祖明见万里，卜姐丽薄有遗产，又有登报征婚的举动，凡是曾投函应征的人，多不免有欣羡她财产的心思，应征不遂，自不免有些缺望，因此就发生嫉妒，写种种恐吓信件给卜姐丽，图诈索银钱的，从结婚以来无日没有。卜姐丽为图保护她自身的安全计，不能不雇几名有勇力的人，随侍出入，这是实在情形，求大公祖鉴谅。”

张知县鼻孔里哼了一声道：“好一张利口，怪不得卜姐丽被你诱惑成奸，未成年的姑娘们世故不深，如何受得起你这样一条如簧之舌的鼓动？喜得本县这里控告你的，不是应征不遂的中国人，乃是卜姐丽征婚资格以外的年老美国人，若不然，有了你这张利口，简直不难将挟嫌诬告的罪名，轻轻加在控告人的身上。本县且问你：你说雇勇士来家，是为敲诈卜姐丽的人太多了，为保护卜姐丽本身的安全计，不能不雇的，然则本县打发差役拿名片去卜家请你，与卜姐丽本身的安全有何关系，你为何竟敢指挥打手，对县差逞强用武。对本县打发去请你的差役，你尚敢如此恃强不理，推说有病，平日对卜姐丽无权无势的亲属，其凶横不法的举动，就可想而知了。你究竟害的什么病？本县也懂些医道，不妨说出来，本县可以对症下药，替你治治。”

余伯华被张知县驳诘得有口难分，更恨没有凭据可以证明摩典、歇勒克两人不是卜姐丽的亲属，心中正自着急，张知县已接着说道：“余伯华，你知道你这种诱奸霸产的行为，不用说美国的法律，就是国朝宽厚仁慈的律例，也不能容宥的么？按律惩办，你应得杖五百，徙三千里的处分。本县因曲谅你是一个世家子弟，又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当



过差，而卜姐丽登报征婚，无异引狼入室，也应担当些不是，姑从宽处分，你赶紧具一张悔过切结、并与卜姐丽离婚的字据，呈本县存案，从此退回原籍，安份度日。本县也只要不为这事闹出国际交涉，有损朝廷威信，有失国家体面，也就罢了，不愿苛求。”

余伯华摇头说道：“我不觉得这事做错了，具什么悔过切结？我与卜姐丽自成夫妇，如胶似漆，异常和谐，无端写什么离婚字？大公祖虽庇护原告，说他们不是敲诈不遂的人，但我心里始终认定他们是挟嫌诬告。我的头可以断，与卜姐丽的婚事万不能改移，应该受什么处分，听凭大公祖处分便了。”张知县见余伯华说得这么坚决，故作吃惊的样子说道：“噫！本县有意曲全你，你倒敢如此执迷不悟，可见你这东西是存心作恶。”说时望着立在下边的差役喝道：“抓下去好生看管起来，本县按律惩办便了。”差役雷鸣也似的应了一声，仿佛是将罪犯绑赴杀场的样子。一个差役抢住余伯华一条胳膊，拖起来往外便跑。厅外有差役提着灯笼等候，见余伯华出来，即上前引到日间所住监牢，并取了一副极重的脚镣、手铐来，不由分说的上在余伯华手脚上。

余伯华本是一个很文弱的人，没有多大的气力，加以饿了一整日半夜，又呕了一肚皮的恶气，空手空脚的尚且走不动，何况带上极重的镣铐呢？一个人在牢里整整的哭了半夜，直到天明才朦胧睡着，刚合上眼就看见卜姐丽立在跟前，对着他流泪。他在梦中正待向卜姐丽诉说张知县问案的情形，忽觉耳边有很娇脆的声音，呼唤他的名字，惊醒转来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卜姐丽，蓬松着一脑金黄头发，流泪满面的立在身边，恰与梦中所见之景相似，连忙翻身坐了起来。初带手铐的人，卒然醒来，竟忘了手上有铐，不能自由，举手想揉揉两眼，定睛细看，是真是梦，却被手铐牵住了，只得口里发声问道：“我不是在这里做梦么？”

农劲荪说书一般的说到这里，霍元甲和吴鉴泉都不约而同的逗口说道：“可怜，可怜！”农劲荪道：“这就可怜么？还有更可怜的情节在后头呢！”不知还有什么可怜的情节，且俟第五十四回再说。